



天涯诗海

夏夜絮语

(外二首)

■ 王双发

当银月轻倚柳梢
蟋蟀在灶台边、草丛里
哼着缠绵的曲调，编织情诗
的韵脚
蛙鸣此起彼伏
唤醒沉睡的思念

老屋檐下，海燕守护着巢穴
孕育着爱的期盼
田野里的秧苗，踮起脚尖
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拥抱
猫儿舒展身姿
跃下房梁，踏着月光
追逐着春日最后的残影

月下泪痕

在漆黑的夜里思念
静谧得能听见月亮的叹息
心碎如凋零的花瓣
散落一地，无人拾起
孤独似潺潺溪流
流淌着无尽的忧伤
分不清，那闪烁的
是月光，还是你的泪滴

在斜阳的余晖里思念
眼前的风景黯淡了往昔
红尘中的眷恋
难逃悲伤的结局
拉长的身影
不知是被夏风吹拂
还是因满心悲戚

故乡的河

故乡的河，拥抱着天空的蓝
岸边野花肆意绽放
它宛如一位智者
保持着平和与澄澈
透过晶莹的水面
能看见鱼儿自在游弋
摆动着自由的尾巴

偶尔，微风掠过
枯叶飘零
虽短暂打破宁静
却无法动摇它的沉稳
它依旧默默前行
映照着重月的模样

牵牛花

■ 杨立春

晨曦吹响集结号，紫裙轻舞
春潮
依附着篱笆，悄悄探出羞涩
用纯净目光打量世间美好

绿叶摇曳翡翠般的梦
藤蔓如情丝细长，缠绕晨曦
微光，闪烁着新岁的晶莹

一滴晨露倒影挂着轻盈
映衬一场私约。看谁比谁更
着急
微风吹，不分昼夜地吹

阳光漏下金粒子，牵牛花
与晨露晚风为伴
自信的笑容屏蔽烦忧

生活原本值得如此认真热爱
平中取淡，繁华在宁静中
有多少说不出的美好

百家笔会

草木课

□ 王太生

一个人，从少年起，就有自己的草木课。
他先认识的是一棵榆树，就站在老屋门前一条街的对面，榆树那时不是很粗壮，也是树中少年，亭亭而立、枝叶茂盛，风姿绰约，虽算不上伟岸，但它至少有稀疏的绿荫，筛一地斑驳阳光。
草木课，从他认知这个世界时开始，草木亦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其中一部分。

认知草木，也是熟悉和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气候、风俗、风水、性格及脾气。
一堂没有老师的自修课，有着某个人用心灵、肌肤、视觉、嗅觉去感受。比如，我认识槐树，先是在暮春嗅到它的清香，那种香气是沁人心脾的，它引起了我的注意，紧接着又看到一串串纯白的花，激起了我的兴趣，从别人口中知道它是槐树。
楝树，是我认识较早的树。吾



闲庭信步

谦逊内敛金银花

□ 陈新

五月间，烟火味很浓的菜市场果蔬摊位上，我邂逅了淡雅清香的金银花。只见竹篮里金银花正蜷成碎星般的小卷儿，像晨露的蝉翼，花瓣边缘洇着浅金，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这香味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了。
几年前，我曾在自家小园子里种下几棵金银花。二月种下的，在北纬19度暖阳的光合作用下，花儿长得飞快，不久它就藤蔓缠绕、翠绿婆娑，爬满了花架。第二年，它开花了。第三年，正是它的盛花期，小园子满是金银花的芬芳。小园中有百香果、火龙果，有兰花、月季、三角梅，在林林总总的花卉植物中，我最偏爱金银花。
“双花”是金银花的别名。它清

雅双色共枝生，淡绿叶片对着长。初绽时，花朵通体莹白，有着李白笔下“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净之美，又似微风中的白纱仙子不染纤尘。当洁白的花瓣上染上一抹金黄，点点碎金缀于绿枝间，金银相映，恰似天边绚丽晚霞坠落了凡尘。
金银花耐旱耐热耐寒，无论南方北方气候，无论肥沃贫瘠土壤，皆能蓬勃生长。酷热三四十度晒不蔫，零下三十度冻不死。“忍冬花”也是金银花的名号，扛过寒冬忍到春来，熬到五月间，它又是一树洁白如银、花蕊金黄。
我对“独留清气满万家”的金银花爱到了骨子里。它的花香特别清幽淡雅，不同于茉莉的醉人清甜，也

亲情家事

最甘美的滋味

□ 姜 峥

先生驻足夸赞，还送了块糕点给我——那混合着茶香与甜点的滋味，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到我上中学时，冰箱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放学铃一响，同学们就冲向校门口的小卖部。橘子汽水“嗤”地一声开瓶，倒进十二格不锈钢冰盒。我最爱把冻好的冰块含在嘴里，对着电扇，感受凉风裹挟着的橙香在口腔里迸发。
母亲提起她的年代，最奢侈的不过是搪瓷缸里化开的一勺白糖。她结婚时的“双喜”茶缸，红漆早已斑驳，却始终摆在厨房最顺手的位置。去年小暑，我看见她用它泡了菊花茶给儿子，儿子学着姥姥平时喝茶的样子，沿着杯口吹凉茶水才喝——三个时代的夏日清凉，在这个瞬间完成了奇妙的传承。
我忽然懂得，所谓时代的发展，不过是让平凡的幸福有了更多可能。就像母亲那代人用茶缸盛放的温情，经过岁月沉淀，最终都化作了我们记忆里最甘美的滋味。

乡俗称“天落果树”，说是孩子误食了楝子会变成哑巴，想必是又苦又涩，但奇怪的是，青楝子，鸟不食，待到深冬，楝子经霜变得烂黄，鸟倒是吃了，用尖喙去啄。我在深冬的旷野，仰着头，曾观察过几只鸟在叶片落尽的枝梢上啄老黄的楝子。

某棵树若是让人对它印象深刻，一定是有引人入胜，让人记住的情境。许多年前，我住在一幢楼的三楼东端，站在拐角阳台，可俯见楼下一户平房人家，房子旁边站着的就是一棵楝树。此树暮春开淡紫夹白的花，有细微清香，花谢过后，结楝子，累累楝子缀在叶子中间青碧好看。后来那户人家搭棚子，但树又横亘在哪儿，想锯掉，又没舍得，毕竟夏天还有荫凉呢，后来那户人家就把树包裹在棚中，形成棚抱树，树依棚的格局。我站在楼上，下雨天，会看见树在轻轻摇晃，而树下的棚子岿然不动。

草木课让人通过一草一木，观察市井民生，察看百姓安身立命生存之道。同时，也是人与树、树与城时空交集的一种追根溯源。
见识黄杨这样一种古雅树木，是在一座古宅里。吾乡800年的蒋科宅第，从前是小城的图书馆，我几乎每天到设在楠木厅的阅览室看书，所经过路径会遇见几株树龄在四百年左右的黄杨。树不是很高大，平时没见什么动静，也是到了春末开细花结小果，生长姿势，安静内敛。我那时觉得，古宅这种适合读书的地方，就应该长这种安静的树，它与古宅的书香气质相妥帖。

一个人的草木课，溢散馥荔清香。青桐树，没有人告诉我它名字。少年时，见它站在小城北医院的西洋建筑旁，每到深秋结圆黑的籽粒，小伙伴把圆籽摘下来带回家用盐炒，炒熟后带给大家分食，味道醇香。我识青桐树名，我读了李渔的《闲情偶记》，后来一琢磨，才知道它叫青桐树。当下此树并不多见，已成草木隐士。
读出那些你认识树的名字，会朗朗上口。
紫薇，从前不是很多，现在街道、小区常有种植，而我若干年前

不似玫瑰的热烈浓郁，而是缓缓淡淡地醉人心扉。金银花花季很长，从夏初五月到金秋十月都有它的倩影。
记得养花的那几年，每天清晨或傍晚，我总忍不住跑到花香弥漫的小园子和金银花偷偷幽会。闻着它沁人心扉的淡雅花香，人间的烦恼可以抛诸脑后，疲惫的心灵也被轻轻地抚慰。
金银花的金银之色，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暗含着“金玉满堂”的美好寓意，寄托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向往。它的一蒂二花，成双成对，形似深情对舞的鸳鸯，朵朵洁白金黄交织的花，仿佛都在低语着纯洁而坚定的爱情，在弹奏一曲曲柔感动人的歌谣。怪不得它的花语是：纯洁美丽忠贞不渝的爱，苦尽甘来，永不分离。
金银花是从容、豁达和坚韧的。
七八月是海南的台风季节。当台风如猛兽般骤然降临，外面顿时狂风呼啸、大雨倾泻，树木在猛烈的气暴里左右摇晃。此时，我总为园子里的金银花牵肠挂肚，彻夜未眠。台风过后，我第一时间就会跑去小园子查

时光荏苒

笔尖上的沉醉

□ 董恩兵

春节大扫除，她从书柜底层翻出个铁皮盒，里面躺着二十多支钢笔，有的笔帽掉了漆，有的笔尖生了锈，却都被我仔细包着油纸。“这些破铜烂铁，扔了算了。”母亲嗔怪，我却像护崽的母鸡似的抢回来，每支笔都藏着段时光。初中同桌送的樱花钢笔，大学辩论赛获奖的镀金笔，还有那支陪我熬过无数论文的老英雄。
书写上瘾的人，总有些旁人不解的怪癖。出差住酒店，必先检查信纸的克重；朋友聚会，别人玩手机，我却盯着菜单的字体发呆。最离谱的是那次，给客户做方案，写着写着竟忘了时间，等回过神来，窗外已泛起鱼肚白，整整A4纸密密麻麻爬满了字。同事笑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我打趣地说：我是想试试他这支钢笔好不好用。
有次去拜访退休的老教师，他的书房四壁都是书，书桌上摆着一支派克笔。老人说这支笔跟他四十年，写坏了三支笔尖，换过无数次墨囊。

剑麻花

□ 蔡旭

剑麻也会开花？
这种利剑出鞘，杀气逼人的热带硬质纤维作物，也会有开花的心愿？
这个浑身带刺，令人望而生畏的刚强铁汉，也会有如此的柔情？
不由得不信，在一片浓绿的剑阵中，从它的心中，标射出一支支两三尺高的花茎，顶上是一束束繁多的乳白色杯状的花。
它的花下垂如铃，姿态优美，幽香宜人。

犹如旗杆上，飘着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生命之旗。
世界太大，而眼界太窄。我是第一次见识剑与花于一身的奇景。
惊叹于，刚与柔的融汇。威严与温情的化身。

据说，开过花的剑麻，很快就会枯萎。
就是说，它是冒死开花的，是明知即死也要拼命去开花的。
为了理想的灿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站在高耸挺立的剑麻花面前，天空似乎矮了下来。
我，也矮了下来。

蛙鸣

槐花朵朵开

一只蜗牛趴在油漆脱落的木门上，一动不动。它不关心木门的裂纹里，隐秘的时光和风声。另一只蜗牛爬到栅栏拐弯处。它想弄清身边不离不弃的两棵古槐，为啥把自己的生命，撑开成婆婆起舞的绿伞？
槐花朵朵开。那么多纯净银白的喜悦，那么多芬芳灿烂的事物，是槐树捧给清晨和黄昏、鸟鸣和狗吠、大地和天空的礼物吗？
微风抱了抱槐树。一些晶莹的雪花，慢慢飘下来。雪花飘到我的肩上，飘到我的心里。雪花飘到一只觅食的麻雀的嘴里，飘到一条扭动的蚯蚓的忧伤里。
一些槐花继续飘落，落成泥，落成泪。一些槐花继续盛开，开成露珠，开成星星。谁愿意变成一只搬运花香和幸福的蜜蜂呢？

“现在的孩子都用键盘打字。”他摩挲着笔杆，“可只有钢笔知道，每个字落纸时的温度。”那天临走，老人送我一瓶鸵鸟墨水，深蓝色的液体在玻璃瓶里晃荡，像藏着整个星空。
有人说钢笔书写太慢，效率太低，可我却偏爱这份“笨拙”。在这个连说话都要追求“秒回”的时代，钢笔让我学会了等待：等墨水慢慢浸透纸张，等思绪在笔尖沉淀，等文字从混沌走向清晰。每支钢笔都是时光的容器，而那些被墨水浸润的岁月，早已在心底酿成了醇香的酒。